超越复活节岛陷阱的太空时代，生命和智力演化会大大加快。未来大学通识教育应基于科学逻辑并解释智力科学、生命科学、物理科学不同参照系，不能停留在广义相对论参照系理论。
太空发展的物理模拟、生命模拟、社会模拟和智力模拟不一定赚钱，但政府应该资助，前沿研究性大学应该投入。其中的物理模拟应该根据生命、社会、智力的需要作针对性研究。
巨量计算力过剩后，正是展开那些模拟好时机，对云平台也是雪里送炭。但需要超前研究和规划。鉴于欧盟旗舰研究Human Brain project连模拟鼠脑、猫脑都失败，各种太空模拟需要新的科学理论基础和人机藕合结构及接口。美国BRAIN initiative项目思路也不行。

万事开头难，要整理出思路不容易。很多人因此放弃思考，求助于人工智能。但人工智能可靠吗，真比吸毒还有效？医生因此诊断力退化，更可怕！企业想借人工智能之名提升股价。但只有Nvidia能一时暴发。云平台得小利，已被Nvidia超越。OpenAI技术令人失望，无法盈利。应用端一旦断裂，人工智能市场便成庞氏链，硅谷和斯坦福模式也不得不转型。
Nvidia、OpenAI爆发前很多年，我就在批评人工智能问题、倡导科学逻辑和智力新科学研究。是他们想碾压我的科学理论。黄仁勋先生还指望五年内实现通用人工智能AGI、万亿人形机器人市场和人工智能医生？我不研究光刻机和芯片制造，也不参与Nvidia布局Intel之类的活动。

人工智能无法理解自然语言语义和科学理论，也就无法理解生理和疾病。人类医生依赖不可靠的人工智能，自身诊断能力退化，后果可怕。很多其它行业也有类似情况。
面对庞杂训练大数据，计算机无法有效区分真假、对错，也无法化解别人留下的语言陷阱和情绪陷阱，自己还会漏洞百出地胡编乱造。这些跟word-emb edded vector space等等技术和其它构造性数学无法正确表达自然语言语义有关。即使有些具体错误被纠正，结构上root cause无法纠正，更多、更严重问题会产生。更好处理器和训练方法也无法解决。
几十年前就能在计算机里模拟核试验，也有实用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(EDA)。数字孪生和工业自动化一直在成长，但增速和取代人力幅度低于预期。人工智能出路在于更有效的人机耦合，研究人类智力的结构和机制需要新的科学逻辑和智力科学。
说计算机神经网络是物理学在误人子弟。大学研究和教育怎么办？下列重要问题需要研究：
1. 通用人工智能AGI是否可能？研究切入点：荷尔蒙、思维模式切换和演变、如何克服熵趋势。荷尔蒙会引发fight-or-flight等浅层快捷反应模式、影响理性和价值观；而克服熵趋势是思维模式演变和提升智力的关键。
2. 人形机器人和其它人工智能技术的智力上限在哪里，需要什么样的人机耦合结构和接口？
3. 计算机语言模型会制造什么样的诡辩和误导、导致什么样的智力退化？
我把Google Search上AI overview一些测试结果放在《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陷阱》附录一。这些最简单的测试就能说明计算机语言模型不懂自然语言语义，当然也不懂科学理论。这些跟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”等等高阶抽象逻辑问题有关。我把计算机围棋、语言模型、人形机器人当作人工智能技术的初级、中级、高级实验工具，但不看好其商业应用。
围棋有明确边界，而一般人类智力并非如此。Critique则需要超越、探索边界并形成更好抽象。所以计算机围棋只能做低级实验工具。而人形机器人可以进一步验证生命智力和机器智力的区别、思维模式的切换和演变以及智力的进化和退化。我使用critique的古典含义（不同于现代中文“批判”），而不是critical thinking，也不是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使用的reflective thinking。因为critique一词更严谨，可以跟边界、临界点、奇点等等概念构成有效的逻辑体系。Wikipedia上有“The goal of

critical thinking is to form a judgment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rational, skeptical, and unbiased analyses and evaluation.”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□□ root cause 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